



听说 你还相信爱情

天使并不飞去，不是因为天堂不够美好，
而是因为那里没有爱人。

三月冥·著



听说

你还相信爱情

三月寞 ■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听说你还相信爱情 / 三月冥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8.11

ISBN 978-7-5399-3026-8

I. 听… II. 三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5304 号

听说你还相信爱情

责任编辑: 于奎潮

文字编辑: 孙 杨 席姗姗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装帧设计

责任监制: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市科星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60 千字

印 张: 8.5

印 次: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,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3026-8

定 价: 2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001 楔子

008 第一章 Chapter 1 再见不是朋友

我们的青春，太单薄太美好，永远都转不过命运的轮。

016 第二章 Chapter 2 退色的伤害

他们曾经的梦，那么圆满那么生动，如今再看却不过是一个泡沫。

026 第三章 Chapter 3 时间的牵挂

我们都不再是原来的我们，谁都回不到过去了。

034 第四章 Chapter 4 苍凉的雨色

即使你不再爱我，也不在乎我，也请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们重新来过。

046 第五章 Chapter 5 谁愿意坚强？

努力工作的白骨精，过永远要理智的日子，却并不觉得苦。

054 第六章 Chapter 6 如果的事

原来人生兜兜转转那么久，却抵不过一顿早餐带来的幸福。

073 第七章 Chapter 7 终身大事

疑心这个东西像养在心窝的一只蛊虫，等待一个契机便会攻下所有的心智。

093 第八章 Chapter 8 暖冬

古龙说：世界上有很多不吃饭的女人，却没有不吃醋的女人。

116 第九章 Chapter 9 往事如烟

这世上，哪个女人没有故事。

130 第十章 Chapter 10 大约是爱

之所以爱人愿意吃你的做的饭，是因为你能给他与众不同的第六种味道。

- 141 第十一章 Chapter 11 双城故事
爱或不爱，没有退而求其次。
- 151 第十二章 Chapter 12 拨云见日
她心底封存了许久的情感呼啦啦地铺展开，在见到他的刹那。
- 170 第十三章 Chapter 13 劫后余生
要修炼到第几重才不会流泪？才能没了悲和怒？
- 183 第十四章 Chapter 14 尘封中的真相
她不平，他怎么可以把自己骗得这样惨？
- 199 第十五章 Chapter 15 蓦然回首
她心头暖洋洋的，忙闭眼，感受得之不易的吻。
- 219 第十六章 Chapter 16 我们结婚吧
有人如此疼她爱她，那么，为他牺牲一切都值得。
- 231 第十七章 Chapter 17 爱是一种天赋
所有女孩在婚礼那天都是最美丽的。
- 241 第十八章 Chapter 18 再起涟漪
得与失的戏码，习惯了，也就不觉得悲怆了。
- 250 第十九章 Chapter 19 彼岸，江南
他曾经答应过她，要送她一座以她名字命名的大厦。
- 261 番外：江南的幸福生活



楔子

“狭路相逢”，江南原来总是不信这4个字。她常说世上大道百千条，世人百千万，怎么就冤家偏偏相遇呢？现在，她低眉，抿了口咖啡，始信。

郭郭把相亲的地点约在了一家酒店的大厅咖啡座，环境既不喧闹也不过分宁静，开阔的空间避免了陌生人见面的压抑感。对面坐着两位男士，其中一位戴眼镜的是郭郭今天的相亲对象，另外一位和江南一样，是作陪的。

偏偏，易飞和江南这两位用来缓和初次见面尴尬气氛的“绿叶”，把气氛搅得分外难堪。

适才4人提及母校，眼镜男惊讶地发现江南和易飞是校友，便兴奋地问是否是旧识。结果，江南毫不

犹豫地点头，易飞却脱口而出不认识。

4个人大眼瞪小眼，各有心事。一向话痨的郭郭今天出奇地文静，衬得4人之间的气场越发诡异。

怎么会不认识呢？他鼻梁上微凸的鼻骨她曾经摩挲过无数次，他嘴角边恰到好处的酒窝都还在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他易飞撒谎不脸红地说不认识她江南。江南心里堵着一股子气：认识就认识，否认给谁听呢？

5年不见，她都释然了，他又何苦来？

易飞和江南互睨了一眼，然后各自一偏头，再也不理会对方，弄得眼镜男和郭郭你看我、我看你，都不再说话。

江南在心里第一万零八次诅咒郭郭竟然要她作陪相亲。这种滥好人才会做的事果然不适合她，第一次就碰到这种让人崩溃的局面。

“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……”江南的手机铃适时地响了起来。她手忙脚乱地摸出电话站起身，“喂，什么事？”离开那张桌子时，她有种重生的感觉。

“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慌张了？”电话那头的男声慵懒而沉静。

江南一愣，立刻沉下脸，“你在哪呢？”边说边向四处张望。

“11点方向，笨蛋！”电话那头笑了。

江南抬头，在2楼的旋转楼梯处看见了江聿森。

“真是冤家路窄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”她也不收线，边向他的方向走去边继续讲电话。

“来看个朋友，你呢？”江聿森今天穿了件有藏青暗条纹的黑色半立领衬衣，铁灰色西裤熨帖出他英健的身形。

江南朝郭郭那桌努努嘴，“喏，陪人相亲。”

江聿森已经下楼走至江南面前，大笑着合上电话，说：“那你什么时候陪人结婚呢？”

江南扁扁嘴，“你的婚礼我一定会赏光。”见江聿森穿得很正式，便问，“你从公司过来的？还回去么？”

“没什么要紧事了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的行踪了？”江聿森问得随意。

“我才懒得管你，想搭你一程车罢了。有你给我挡驾，郭郭也就不会为难我了。”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郭郭很怵江聿森。

江聿森微微眯眼，盯着江南看了一瞬，“你要去哪里？我送你。”

易飞优雅地靠坐在沙发里，眼神似乎游离实则专注。在大厅的另一边，江南同一个陌生男人聊得开心，而后两个人很亲昵地一同步出了酒店。

易飞曾经以为，自己已经将这个背影遗忘在心底足够久了，可再次凝望这个背影，那熟悉的心痛感又浮了上来。

步出旋转门时，那男人不经意地回望，正对上了易飞的视线。隔了那么远，易飞依然觉得那目光灼灼，沉稳清冽中隐着许多情绪，令自己无法逼视。男子仿佛在轻笑，嘴角弧度恰当。

“他要告诉我什么？”易飞直觉江南身边的陌生男人定是明晓些事情的，关于5年前江南突然音信全无的事情。他确信。

那些缠绵的誓言灰飞烟灭，她却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地继续生活，还可以巧笑倩兮地说认识……他，不认识这样的江南。他也不想自己只是她大学记忆中的一个平凡片断。

“喂，您好。哦，是您呀！是的，嗯，没问题，您说吧我听着呢……好的，都听您的。哦，不麻烦不麻烦，我这就回公司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”

郭郭放下手机，客气地一笑，“真是抱歉，您看，我这边一个大客户临时找我，我得马上赶回公司去。这个，要不……”

眼镜男顿时解脱似地点头，“嗯，理解理解，那郭小姐您就赶紧回去好了，今天我来埋单。”

郭郭没应他，留下AA的钱就走了，只剩下两个男人眼对眼。

“易飞，我记得你大学时有个姓江的小女朋友……”目送相亲对象离开，于青往后倒下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坐着。



“嗯。”易飞端起咖啡，皱着眉浅尝了一下。

醇厚的苦瞬间包围了全部味蕾，温暖的咖啡滑入喉间，思绪被浓郁的芬香覆盖一瞬。

外表随性的江南骨子里却素来挑剔，只喝口味浓重的奶茶。是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喝上了咖啡呢？

“于青，你知道我书房里为什么有满柜的漫画吗？”易飞侧身说道。

他的侧面轮廓极好，高挺的鼻梁上有微微突起的骨节，衬得一双幽泉般深邃的眼睛愈发和煦醉人。

“你不是说过是因为你童心泛滥么？”

易飞笑了，嘴角的弧度多少有些落寞，“只有你这种笨蛋才信这种鬼话！”

他今生也无法忘记那日满室阳光中的明丽背影。

那年易飞大三。

6月末的城市已经进入孟夏。这个时候的大学校园正值期末考试的冲刺阶段，学生们全窝在自习室中。日头高悬，没有一丝风，水泥地上蒸发出虚无的热浪，又是一个闷热难耐的夏日午后，行人并不多，谁也不愿这个时候在外面晒日光浴。

易飞走得很快，他想快些赶回自习室，明天有3门考试，刚才又被拉去开团委的会，白白耽误了半天时间。易飞心中有些莫可奈何的闷怒，被这热烘烘的天气勾得一拱一拱的。

每当临近期末的时候，自习室就会变得很火爆。530教室在教学楼的边边角角，不大，桌椅较新，基本没什么课程或者考试安排在这里，于是就被学生们开辟成一块新的自习根据地。

虽然学校三令五申不许学生占座，可大家还是会放一堆大部头的书或水杯、纸巾之类给自己在教室占个“窝”，易飞也不例外。

在骄阳下一路狂奔回来的易飞推开教室后门，却意外地发现他一贯坐

的座位上有一个女生正在捧书奋读。她伶俐的马尾辫在浓浓的阳光中折射出一团金色的雾，晃了易飞的眼。

易飞走到女生身后，拍拍她的肩，说：“同学，这个位子有人了。”

那女生恍然抬头，目光幽幽地看着易飞，忽地一笑。虽然B大是个从来不缺美女的学校，自认阅女无数的易飞还是被这笑容慑得心底一颤，恍惚有种温暖的感觉。

“呃，同学，你看那边……”笑容美女指了指墙上的一块告示牌。

易飞看去，灰蒙蒙的牌子上写道：Only 暂坐，No 占座。看后，他马上收起了刚才对这个女生的好感，一股无名火在心中隐隐作祟。

“同学，别开玩笑了好么？复习期间谁还讲规矩呢？再说，你凭什么认定我是占座不是暂坐？”易飞努力压下怒气，怕两相争执起来弄恼了教室里的其他同学。

“就凭这个。”女生依旧浅笑，昂首看定易飞，然后合上手中的书，却是一本漫画杂志。她指着封面上的一行字笑得嚣张而得意。

这本杂志是以前一个追易飞的女生留给他的，但他不喜看漫画，于是在封面上大笔一挥写上：用于占座，翻阅后请放回原处，谢谢合作。从此长期用此杂志占窝，屡试不爽。

易飞叹了一口气，真是位不好惹的小姐，“好，你坐着，我走。”说着开始收拾自己留在桌上的书本。

“哎哎哎，你别……”女生拦住他，说话声大了些，惹来教室里其他学生的纷纷侧目。女生脸上一红，连忙住了口。

易飞奇怪地看她，拿不准这个古怪女生的主意。

“我就是开个玩笑，学长你还是在這裡复习吧，只是能不能……”女生脸颊飞红，越说声音越低。

易飞仔细看她，女孩浓密的眼睫低垂，覆盖出一片阴影。

“能不能借我这本杂志？”她抱紧了书，哪里容得易飞拒绝。

易飞失笑，点点头算是应允。女生如获至宝般，甜甜一笑，恭敬地站起来连声道谢，答应易飞明天一定还给他。



第二天的考试，易飞有些恍惚，心中感觉惴惴的，结果第1场走错了考场，第2场写错了学号，第3场记错了时间，迟到半个小时。

一直到晚上，易飞在530见到气急败坏的氧气笑容女孩时，他才恍然大悟为何一整天如此失常。

江南穿一件纯白的棉布连衣裙，长发垂肩，溪水般顺滑流畅，衬得整个人乖巧安静了几分。

江南见易飞进来，腾地站了起来，悄声说了句“书还给你”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剩下易飞一人错愕：她这怎么像是在和我闹别扭呢？

易飞不明白，怎么自己看到她后心中好像踏实了许多，可见她不爽的模样，自己又没来由地觉得生气呢？

江聿森偏头看着江南一脸迷茫合上手机的模样，边开车边问：“郭郭的相亲怎么样？你怎么一句话都没说就挂了？”

江南打个哈欠，在座椅上蹭蹭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休息养神，“反正我回去不听她唠叨就是了。”

他调小了冷气，不再说话专心开车。

江聿森是江南的哥哥，自那年事故之后，他便留在了国内，一边照顾江南一边打理家族的产业。江聿森的父亲江尔北早年时留学日本，后来在那里结婚生子，所以事业多在日本。而江南的父亲江一北，作为长子，精心守着江家在国内的传统产业。二老离世后，江聿森草草结束了在美国的博士学位，将两家的产业整合在一起，总部设在江南所在的B市，只为就近照看她，免得在美中日三地分身。

几乎所有人在知道了江南和江聿森的关系后，都会找她来哈拉江聿森的正面反面侧面背面等等八卦。说得多了，江南有时就会表情严肃、语重心长地拍着江聿森的肩膀说：“江少，什么时候正式聘用我为您的形象推广代言人呢？”

平心而论，像江聿森这种年纪轻轻便是家族财团领袖的成熟型男，确

实俘获了众多少女的芳心。每每说到这个，江南就会一挑眉满脸不屑地总结道：自称风流不下流的江聿森也不知揉碎了多少女子的百转柔肠。

“哥，其实你还是蛮帅的哦。”一直斜靠着车门的江南突然说，逗得江聿森一乐，原本棱角分明的内双鹰眼柔和了许多。

“亏得你还要做我的代言人，连你哥的外在优点都才发现？”

江南把头轻轻抵在车窗上，看着窗外面堵得七荤八素的车流，幽幽地开口说：“哥，我见到易飞了。”

她的声音轻而缓，带着一丝叹息，听得江聿森心头一揪。

流光容易把人抛。当时间过去了足够久，大家以为新的剧本已经拉幕上演时，偶遇故人的戏码却来提醒：这，充其量是个续集。

远走高飞不代表不存在，不提及不代表遗忘。江聿森和江南似乎都犯了这个低级错误。

“丫头，别犯傻。”终于变了绿灯，江聿森一脚油门踩下去，语气也极肯定。



再见不是朋友

我们的青春，太单薄太美好，永远都转不过命运的轮。

郭郭的电话业务一向繁忙，但是半个小时内 N 次的通话纪录还是让人叹为观止。

江南停下手里的工作，忍不住调戏苦瓜脸的郭郭：“世界如此美好，郭郭如此暴躁。这谁啊？把我们郭郭弄得愁眉苦脸的。”

郭郭狠狠剐了江南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还有谁？你呗！”

江南一愣，美目婆娑，温柔兼委屈，“我要是能把你搞到唉声叹气，我就是你的组长了。哪次不是你收拾我？”

郭郭深深叹息，“美女，以我今年的年终奖发誓，我是真的在你这儿走了背字。”

以“郭贪财”的性格，她肯以自己的“亲钱”起誓，那必然是真的了。江南压低声音问：“怎么了？郭组，要是我的问题我一定身先士卒、死而后已地为您结草衔环去。”

郭郭做事雷厉风行，是江南所在业务组的组长。郭郭平时不摆架子，大家同她玩闹惯了，很少称她“组长”，就连郭郭这个名字也是江南给起的，叫熟了大家甚至记不清楚郭郭的原名了。

郭郭紧张兮兮地环顾一下四周，依旧不放心，索性拉了江南到楼梯间，“你记得昨天相亲时的那个酷版电眼裴勇俊吧？”

江南的心跳忽地滞了下，脸顿时烧了起来。她一边嘲笑自己还是对他没有防御力，一边点了点头。

郭郭脸一垮，“问题就在于，对方提出要再见一面，而且强调你也得出席，即使不再见我我也要再见你，即使不再见你也要拿到你的联系方式，即使没有你的联系方式，也要……”

“也要怎么？”江南平复了心绪，嘀咕道。

郭郭双手环在胸前，说得咬牙切齿，“那两个猥琐男就要到公司来守着！”素来爱面子的郭郭从来都是偷偷摸摸地去相亲，如果被他们这样一闹，岂不是让整个公司都知道英明神武的她原来是个需要相亲的纸老虎！

江南失笑，轻松地拍拍郭郭的肩，“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呢，和他们约时间地点吧。对了，你要不要去？昨天那人怎么样？有希望没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也这么八卦了？不要玷污了你我心目中圣洁美好的形象。”郭郭恢复常态，一脸的成熟愤青加白领精英模样。

“哼，我的圣洁就是为了容忍你的怪癖？”

江南和郭郭是公司内公认的骨灰级死党姐妹花，从江南进公司开始就在郭郭的麾下，用江南的话说是“受其荼毒”。郭郭做项目，她就是assistant；郭郭做了组长带队伍，她就是骨干。郭郭常打趣江南说：“我怎么觉得你俨然就是等着继我位的皇太子呢？”每听到这句话江南都会瞥郭郭一眼，“你不要大言不惭地暗示自己是女皇啊！”5年下来，她俩生活和工作上的默契都已经深入骨髓了，古怪的郭郭加上温顺的江南，俨然是行

内的一对霹雳怪胎。

郭郭理理衣服，满脸严肃，“江南同学，你那个‘厌男症’的怪病是不是痊愈了？”说完凤眼一挑，发给江南一股电流。

“只是不去相亲罢了，至于这么上纲上线的么？我的性向很正常的……”

“性向是正常，可生理不正常。”郭郭搂着江南的肩膀，附耳说，“对那个电眼裴勇俊有兴趣没？”

江南一闪身，逃出郭郭的魔爪，边往外走边嘻嘻一笑，“我不告诉你！”易飞像裴美男么？为什么自己以前就没发现呢？

郭郭不依不饶，追上江南，“你个没良心的，我为难了半天还不就是怕你不愿意去么！狗咬吕洞宾，不识我的心！”

江南不顾身后郭郭的叫嚣，快步走去茶水间。她撕开红茶包时，手竟微微地发颤。

真的又要见面吗？要解释清楚吗？他易飞，足够坚强去听这个故事吗？

张爱玲说：对于年轻人而言，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。那么，这5年的时光要我怎样还给你？还是说我们已经“再世为人”了？

有的事，存在便是存在，不是所有人都必须知晓。易飞，你应该相信我是要你幸福的。我们的青春，太单薄太美好，永远都转不过命运的轮。

时间是19点30，地点是B大东门的温室 café。

江南站在母校的门口，幽幽地望着对面街二楼的“温室”招牌，两只脚蹭啊蹭的，忸怩得像个青涩的初中女孩。

当郭郭看到选定的地址时，就扁着嘴对江南说：“鬼都知道是冲你来的，打死我都不去当一万瓦灯泡。”

于是，江南孤胆英雄般来赴这场迟来的鸿门宴。

“小姐，要桔子么？5块钱4斤！”门口的水果小贩招呼她。

江南摇摇头，走开。

从前，她经常来这里买水果，老板也是这个价，她还价说1块5一斤卖不卖。易飞曾因这个笑话了她半年多。

该来的躲不掉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她不能做一辈子的鸵鸟。

做了一个深呼吸之后，江南过了马路，轻车熟路地找到角落中的店门。深棕的木门，门上玻璃右下角的小菊花形裂痕还在，门把手握起来还是会发出吱扭一声响。

一切，都似乎保持原状。

老板娘也还是老样子，梳慵懒的发髻，穿戴剪裁合身的旗袍，坐在窗边的沙发上捧着一本书在读。当来了客人时，她便抬眼打量下，入得了她眼的就合书起身笑脸相待，她不喜欢的就“自生自灭”、不多理睬。

江南进门，老板娘见是她，先是一愣，然后满眼笑意，盈盈地站起来，声音温软，“好久不见，江南。”

江南回之一笑，“叶姐好。”

老板娘名叫叶紫，江南叫她叶姐，她和易飞曾是这里的常客，与老板娘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。

叶紫看似不经意地说：“他等你很久了。”

江南脸色一赭，扯出了一个过于牵强的笑容，“叶姐，给我杯水吧。”她修整了神色，笑容无害明媚。江聿森说，当你做决定的时候，除了水，不要喝任何茶酒，那些附加的味觉和感觉会蒙蔽自己的心和眼睛。

易飞右手夹支烟，袅袅的烟柱盘桓在他修长优雅的手指间，而后悄然消散，微红的光点在昏黄的灯光下明明又灭灭。他素来是个明亮的人，怎么会缠绕上了一股浓到无法化开的忧郁？这样沉寂的气氛是江南不愿见到的。

“原来你开始抽烟了。”江南说。

“你也已经不喝奶茶了，不是吗？”易飞向椅背中一靠，掸去烟灰，左手指了指江南面前的那杯冷掉的咖啡。

“不，还喝的，不知道你已经点好了。”她解释。

易飞眸中滑过一丝危险的眼色，“你忘了，这是我们的习惯。或者，

现在已经不是你的习惯了？”从前他们谁先来都会为对方点好饮品，易飞喜欢喝伯爵红茶，江南喜欢喝奶茶。

“易飞，你别这样说，我们好不容易再见面，别这么偏激。”江南轻咬下唇说。

“是，的确是好久不见！5年啊！”易飞狠狠地掐灭了烟头，看住江南。

江南低头，“不知道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，我不期望你会原谅我，我也从来不相信情人变朋友的话，只是我想……你，能不能不要再这么执著那件事情了？”她的声音虽轻却字字清晰，语调平润坚定。

易飞向前倾，“不能。江南，你欠我一个解释。”

“解释什么？这种事情从来都是你情我愿，你是聪明人，不用我多说吧？”江南表情温和地说。

“是因为那个男人吗？”易飞好看的眉毛紧锁着，薄唇泛出紫色，已然怒气冲天了。

“谁？”她一愣。

“那天在酒店和你一起出去的那个男人。”他别过脸去，不愿再看那自己日思夜想的容颜。

江南眼底灵光一闪，嘴角上扬，淡淡地笑了，“随你怎样想。”

“江南，为什么？”易飞的语气忽然软了，眼神愈发深邃。

她看着他近乎完美的脸，努力打压下自己的冲动，端起杯子使劲喝水。

信仰崩溃的感受，有一个人遭遇便够了，不想你再承受一次。所以，易飞，别再纠缠了，可以么？

“我送你回去。”在江南专心致志喝第4杯水的时候，易飞终于打破了沉默。

“不用了。”江南习惯性地拒绝。

易飞站起来，俯视她，轻佻地说：“怎么？怕引狼入室？放心，我对你没什么兴趣。”

江南咬咬牙，愤愤地抬头瞪着易飞。瞪着瞪着，江南的目光就软了，“别